

旅馆里的诗人

钟立凤

一次旅行，我心思杂乱，野草疯长一样，下榻旅舍后看见床头桌上留有一张上个房客写的纸条——“爱情，就像一间破败不堪的旅馆房间，所有奢侈品都摆放在大堂里。”顿时心情好了起来，就像难过时听到一首忧郁的曲子，内心反而豁然开朗！诗句似曾相识，很快得知此君摘抄的是法国诗人保尔·让·图莱的句子。我有一本余中先翻译的法国文学大部头《理想藏书》，在“法国诗歌书目”里有保尔·让·图莱的《反韵集》。

图莱所谓的“反韵”也许只是“反”所谓的唯美、浪漫而“发明”了属于自己的鲜明脚。在看似传统的叙事中豁然亮出奇异地境，是含蓄又是袒露；是记忆又是遗忘。有一个图莱的后辈说过一句极具孩子气的话：“我现在给你推荐一首保尔·让·图莱的诗歌，如果您不喜欢，那么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如此乖僻任性，让我想到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有个好心人跟穆齐尔报喜，告知某人很喜欢他的《没有个性的人》。穆氏冷冷问之：“那么此人还喜欢谁的作品？”他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个人同时还喜欢他看不上某个作家，那么他宁可不要此人的喜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欧洲年轻人，结束了通宵小酒馆漫谈步行回家，十分自然地就你一句我一句朗读出《反韵集》里的诗句。

保尔·让·图莱生前寂寂无名。死后多年，一拨狂热的小众读者才开始传诵他的诗歌。渐渐地，人们感觉到如此私下、近乎隐秘地谈论他的诗歌是一种幸福。图莱富家出身，可他幼年丧母，被寄养在叔父家长大。这位音乐家德彪西、画家劳特累克的终生朋友一生动荡漂泊，是个快乐的忧郁者，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无情却有趣的戏剧。他的《反韵集》是他死后，经由他的朋友们搜集整理才得以出版的。还是那个诗人后辈说，如果有两个人，在旅途或一家有一位神秘老板娘的客栈偶然碰头，而他们恰好又都喜欢《反韵集》，他们会把这样的相遇定义为某种意义上的贵族相会、骑士碰头。

春天来了。崇明在等风，等雨，也在等你。

趁着春光正好，去走走。去江边站一站，看看那奔流了六千多公里的长江，是怎样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去田埂上走一走，听听泥土在脚下发出的细碎声响；去农家喝一碗米酒，尝尝时间酿造出的醇厚味道。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去一次是不够的。

崇明就是这样的地方——它不急着想让你看见它的好，等你离开了，它才悄悄住进你心里，让你在某个春天的午后，忽然又想起来了。

得，崇明最美的花，不是种在展馆里的那些名贵品种，而是江滩上随风摇曳的芦苇花，是田埂边自开自落的野菊，是农家院墙外那株无人问津却开得热闹闹的桃树。花博会给了崇明一个舞台，但崇明本身就是一出不需要舞台的戏——它安安静静地演了千年，江潮是它的背景，候鸟是它的观众。

崇明赋

姜广旺

站在江堤上，看长江东流，心里会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这条大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涌而来，六千多公里的路程，到这里终于要汇入大海了。它见过多少朝代的兴替，听过多少诗人的吟咏，裹挟过多少泥沙，也承载过多少悲欢。而此刻，它依旧静静地流淌，不急不缓，仿佛在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留下。江怒时，水天一色，那是一种磅礴的力量；江静时，百舸争流，那是一种从容的气度。涨潮时分，波光无际，帆影点点，你会觉得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了……

清晨看日出，是来崇明要做的事。浩瀚的海面上，红日喷薄而出，那一刻，万物的苏醒是有声音的——你能听见光的脚步，听见浪的呼吸，听见大地深处传来的微微震颤。傍晚时分，落霞与江鸥齐飞，水光共渔火相映，那是一种温柔的壮美，让人忍不住想要叹息。

崇明的长寿是出了名的。这背后，是干净空气，是纯净的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想，长寿的秘诀或许不在于吃什么补品，而在于怎么过日子——在这里，日子是慢的，人是静的，心是安的。

在岛上的农家灶屋里，米酒正热腾腾地浸泡着。“东篱野菊黄金甲，螃蟹灯白酒香”，这样的诗句，描写的应该就是崇明一样的地方吧。那些伫立在江畔的芦苇，纤细而坚韧，远离俗世的繁华，在风中摇曳，像思念着的伊人，在水一方。

母亲，是婴儿依偎着用艰辛筑起的宽大胸膛；母亲，是冬天里孩子胳膊上用勤劳擦着的补丁；母亲，是夏日黄昏的井水里浸透丝丝爱意的沁凉瓜果；母亲，是在搪瓷盆碗里沉淀成月光的清甜汤羹；母亲，是摇晃的时光里鉴定背乘法口诀和唐诗宋词的旧藤椅；母亲，是转动成棉线的木柄；母亲，是唠叨声中唤醒家风的

母亲

平平

母亲，是在希望的土壤上孕育出的茬茬收成；母亲，是智慧铸成的雕塑般向隅的脊背；母亲，是贤惠的眼角隐藏着高尚品德的深深年轮……

母亲，是立在思念的门框边盼游子何时归途的身影。

啊，母亲，是用常年俭朴酿成的有微微体香的滴滴汗珠；母亲，是在希望的土壤上孕育出的茬茬收成；母亲，是智慧铸成的雕塑般向隅的脊背；母亲，是贤惠的眼角隐藏着高尚品德的深深年轮……

舌、牛肉等卤菜。还要备上小番茄、黄瓜等瓜果增加维生素。

如果说平时清晨忙碌，休息天该消停了？否，平时带菜没有鱼，故她休息，我特地要为她买喜欢的鳊鱼、豆腐或猪蹄熬汤……

清晨起床后“战斗”的两小时，是一天中最值得最快乐的时候。这世间最深处的爱，或许就藏在清晨5点的厨房里，藏在热气腾腾的饭菜中。两个小时，融化了对妻子所有的疼惜与牵挂。她为这个家奔波劳累，我只愿做她身后那盏温暖的灯，在每个清晨为她点亮。

晨光里的“瑜”见，奠定了我余生最踏实的牌。责编：郭影

再饿也要留谷种

张欣

自媒体时代也是全媒体覆盖，每个人都可以发表高论，这是一种新时期的打开方式，既喧哗又多元，不同的观点同样会被看到、被尊重。然而剑走偏锋的言论也会随之产生，造成我们价值观的混乱，这是需要警惕的。比如有一派言论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不再年轻（上有老下有小的）那批人，对于他们，自尊、清高、良知这些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对自尊、清高、良知的坚持更显得可笑。

果然是这样吗？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认为这像留谷种。我们知道每一年的收成都源于上一年的谷种，做人也是如此。哪怕到了至暗时刻，有些东西也不能放弃，以备有朝可播。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也许有人会说那你还是没有饿到家，真到了那一步，虚词是完全不顶用的，只有现实利益可以解决问题。可是我想说的是，果然撤掉底线我们就可以峰回路转，就可以赚到钱了吗？我觉得也不一定。

想一想，其实有许多成功人士同时也是做人的典范。那些获得不义之财的人，那些所谓胆大妄为的人，其中不少人楼塌了、进去了，当然也有漏网之鱼，个案并不能说明没有谷种照样丰收，不能



世慧根”犹不可取。

谷种是什么，就是我们心中那点正直的小火苗。这个世界当然有太多太多的不公平，有无数人的所得，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可是那又怎样？

谷种还是谷种，不要让自己的内心一片黑暗。

吧？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往往成功才是鲜见的，平凡、辛劳的，我们反对的是那种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态度，总是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貌似清高和自尊，其实内心世界非常卑微、脆弱甚至不堪一击。而真正骨子里清高的人一定只做自己能力可以把控的事，不攀附，更不需要德不配位的荣耀。

人有的时候难免道德失守，有身不由己的难处，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变成宣言，到处传播，就是一种恶习。我觉得，没守住仍旧要有是非观，就算不用痛心疾首，也不必视别人的坚守是傻瓜或者没活明白，反而保持良知，尚有悔意，更为宝贵。

此外，人生最忌讳的是凡事必走极端，要守就得立贞洁牌坊，要放就滥到没有边界。如果还以文字言语“断天下后世慧根”犹不可取。

谷种是什么，就是我们心中那点正直的小火苗。这个世界当然有太多太多的不公平，有无数人的所得，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可是那又怎样？

谷种还是谷种，不要让自己的内心一片黑暗。

春天来了。不是日历上那个节气，是风里有了不一样的气息，是水面上泛起了不一样的光，是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唤醒。这郊区绿色覆盖的地方走走。

从市区出来，过了隧道，过了大桥，喧嚣渐渐被甩在身后。等到车轮真正踏上崇明的土地，你会觉得连空气都不一样了——湿漉漉的，带着江水的味道，带着芦苇新芽的气息，带着泥土被春日暖阳晒透后散发出的那种质朴的芬芳。这座中国第三大岛，曾经因为交通不便而“迟来”于时代的开发热潮。如今再看，倒像是一种幸运——它保住了自己最本真的模样。

几年前，中国花卉博览会是在崇明举办，那是这座岛屿的高光时刻。“海上花岛”的美名传开，部分场馆永久保留，成为永不落幕的花事盛宴。可我总觉得，崇明最美的花，不是种在展馆里的那些名贵品种，而是江滩上随风摇曳的芦苇花，是田埂边自开自落的野菊，是农家院墙外那株无人问津却开得热闹闹的桃树。花博会给了崇明一个舞台，但崇明本身就是一出不需要舞台的戏——它安安静静地演了千年，江潮是它的背景，候鸟是它的观众。

吃货的春天在思念

小地梨

吃货的春天在思念。我对你的思念，是一树未开的花。世界疯疯癫癫，季节也乱了分寸。去秋的霜叶仍傲立枝头，不理睬冬天的脸色，它迟迟不走，只因喜欢。我把春的渴望，包进一盘荠菜馄饨，让味蕾钻进湿润的泥土。嫩绿的甜豆蹦出豆荚，浮萍般慵懒酥骨。香椿在鸡蛋里妖娆，我翻转舌尖，唇齿沾满鸡毛菜的清香。踩着高跷的黄豆芽，在喉间铺开青苔小路，把陈醋与芝麻，染成一尺新绿。春水在胃里轻轻旋转，世界潮起潮落，又奈何我？阻不断，味蕾的思念，一路芬芳。

思念系在一树未开的花。树下，郁金香舞着万紫千红的霓裳，白玉兰轻展裙摆，伸出邀舞的玉手。早樱依旧沉默，光溜溜瘦瘦的躯干。我的眼贴在电线杆上，数着新冒的尖尖，只等把最热烈的盛开，留在你拐过街角的那一瞬。春天的早樱，有你，才肯倾侧。



凝视觉

水彩 杨建勇

1987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安康市城区中心的广场饭店，我第一次见到如今鼎鼎大名的作家叶广岑。她短发、中年，个子稍高，衣着不是当时她的同龄人流行的花的红的蓝的，倒像是与众不同的淡灰色短衫，款式似也与众不同；眼镜一戴，文雅出来，还是看得出气质上与本地人的不同。我后来才知道老叶是北京人、满族。我向叶广岑介绍紫阳县很有特点。贾平凹写的、安康日报《香溪》副刊首先刊发的散文《紫阳城记》，就是写的这个紫阳，后来收入贾平凹的第一本散文集《月迹》，刚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老叶沉吟了一下，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面色沉静地说去紫阳看看。

贾平凹我认识早，1979年秋，我在念大一时，他因创作的《满月儿》刚刚获得1978年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而声名大振，故被冯有源、张书省老师邀约回母校给我们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九级的讲写作课。当时贾平凹头发不是很顺滑、有点乱，普通话说说得别扭、声音还特别小，估计是还有害羞的因素，毕竟是才“出道”么。他第一次来讲课时，能坐133人的一号教室坐得满满的，因为西北大学的文科生都以他为荣，把他与长诗《小草在歌唱》的作者、也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著名诗人雷抒雁相提并论，所以听课的人多，得有大教室。可开讲后，中后排的同学也只能听个云里雾里，看得出他很大声地说，但听不到就是听不到，同班同学方英文忙给倒杯温水送上去以示慰藉——无论如何，包括我在内的人都很喜悦，总算见到了一尊大神，见到了贾平凹本人。至于他讲了些什么不重要，当时我们自视为“天之骄子”，个个心比天高，个个都觉得自己更行，个个以为时振一到定然一步登天、名满天下……同学听课时还传递小纸条，说贾平凹这个样子，有点儿像甘肃那边过来帮人割麦的麦客。我没在纸条上留言，但深以为然，把贾平凹如此这般的“真人不露相”的印象写给甘肃省的《青年晚报》发表了。

1983年5月，我在今天《美文》的前身、当时叫《长安》的文学月刊毕业实习，倒是没有少见《长安》文学月刊散文组的贾平凹编辑以及和他牵着手、学会走路不久，扎着一根朝天辫的蹦蹦跳跳的贾浅浅哩。



夜光杯

每天清晨5点枕边的小灵通震动过后，便是我“战斗”的开始——为上班早出晚归的妻子准备两顿饭。

她早上8点半上班，提前三刻钟就要出门，我必须在她出门前让她吃好早餐、备好午餐。于是我每天准时起床，把小灵通调到5点震动（原先是闹钟，怕声响吵醒她，就利用曾经的小灵通当闹钟）。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轻手轻脚穿好衣服离开房间后，就开始了两个小时的“战斗”。

先自己抓紧如厕洗漱，然后进入厨房系上围裙。先淘米煮饭（春、秋、冬三季可头天晚上先煮好），接着洗切好蔬菜，作烹饪准备，再烧水或熬杂粮粥或下面条或蒸馒头包子当早餐，最后把带的荤菜弄好（有时

切鸡腿酱鸭，有时炒虾仁，有时做糖醋大排和红烧肉等）。两个小时厨房是我任性的天地，为了声音小不吵醒卧室里的她，厨房门紧闭，炒菜时锅铲也轻些，油烟机也只开最小档。

7点半，饭菜都装进了保温饭盒。早餐摆上桌，有时太烫就先浸在冷水盆里再去叫她。走进卧室，见妻子还在沉睡，虽不忍心，但还是叫醒她。妻子带的菜，还要每天动脑筋翻花头。尤其是蔬菜，因她不吃辣，所以我就买圆椒，而对那些需要时间腌的苋菜、草头、苜蓿、芹菜、水芹、慈姑、蚕豆、毛豆等头天晚上加工剥好洗净，翌日早上拿来就用。

去年秋天，妻子被原先退休的单位叫去再上班，因为她

技术好、业务强，让她带新员工。工作较轻松但时间要超过十小时，而且两顿饭都得自己解决。这下好了，本来我为她准备一顿饭，现在要加倍了。

“战斗”在清晨两小时

费平

“老公，辛苦你了！”听妻子这样说，原先的一点怨气也烟消云散：“没关系，一顿也是烧，两顿就多一点食材……”于是，在原先清晨忙碌的基础上，又每天帮她准备两顿饭。

看着老妻早出晚归的背影，我体谅她的辛苦和付出。于是我在考虑让妻子吃饱的同时，还要让她吃好。“你每天两顿饭厌不厌啊？”我问妻子。“厌还可以，就是看你每天起早

帮我忙碌，有点不忍心！是否可以简单一点，不要太忙，带些馒头、饼之类的食物就可以了。”

我明白妻子的话是体谅我，但我怎会让她简单用餐呢？不过，我想到，两顿饭饭确实口味一样，何不调节一下，一顿米饭一顿面食呢？说干就干，去超市买了馒头、包子、羌饼、玉米、山芋等。这样，两顿饭里一顿米饭一顿面食杂粮，既花色丰富又营养齐全。早餐看情况，有时泡饭酱菜，有时馄饨面条，有时趁妻子还没起床，就去店里买豆浆油条。眼下，除了常规为妻子准备两顿饭外，每天清晨还要为她煮两个鸡蛋增加蛋白质，晚餐光是馒头、玉米、山芋很单调，再为她备好红肠、猪肚、猪

舌、牛肉等卤菜。还要备上小番茄、黄瓜等瓜果增加维生素。如果说平时清晨忙碌，休息天该消停了？否，平时带菜没有鱼，故她休息，我特地要为她买喜欢的鳊鱼、豆腐或猪蹄熬汤……

清晨起床后“战斗”的两小时，是一天中最值得最快乐的时候。这世间最深处的爱，或许就藏在清晨5点的厨房里，藏在热气腾腾的饭菜中。两个小时，融化了对妻子所有的疼惜与牵挂。她为这个家奔波劳累，我只愿做她身后那盏温暖的灯，在每个清晨为她点亮。

晨光里的“瑜”见，奠定了我余生最踏实的牌。责编：郭影